

Passerby / July 13, 2010 11:46PM

[Re: 為什麼我不羨慕有錢人 / 聯合報 舒國治](#)

如此這般的論調，可以令人感受到作者不自覺地將「人」給物化了。人，好像是他筆下的那些台北小吃，可以品頭論足，分門別類。人，都是個「particular」，也都是「自由的」，雖然大多數我們看到的人是甘願作「非人」，但是實質上他們都是「自由的個體」，儘管過去種種對人有一定的制約作用，但是只要人還是一種有識（有靈魂的）的存在，每一刻都有可能超脫制約。

HP / July 13, 2010 10:13AM

[為什麼我不羨慕有錢人 / 聯合報 舒國治](#)

[【2010/07/13 聯合報】](#)

在我做青少年時，不知道什麼叫做有錢人。因為那時市面上不大看得到這件實物。也不見人談有錢人這個、有錢人那個等等這類話題。至於在更小的孩童時代，同學們互相以言「啊，我們家好窮喲」為慣用語，為甚至某種自豪語。也偶說對方「你們家好有錢噢」為諷刺語。

總要到了八、九十年代之交，許多人把有錢的符號都全盤放上了檯面，說擁有多少多少身家，吃一頓飯花多少錢，開多少錢一輛的車，每一季要去巴黎添購名貴衣飾，這一下我發現這個飄渺的字眼「有錢人」真實存在了。

然後近廿年，「億」這個字，也真真實實出現在各個地方，它不再是個經濟學的抽象性字眼了。近廿年太多太多的有錢人在我們面前經過，在飛機場與我們錯身，在有些吃飯喝茶的場合同我們隔鄰而坐。

假如你教了一輩子書，退休了，理過一點財，買過幾戶房子，終於積蓄了六、七千萬台幣，那你只是守成的環境寬裕之人，不是本文說的「有錢人」。

我曾看過一些有錢人，普通的有錢人，總有個幾億吧。他們的生活，引起我極大的研究興趣，因為他們的才學、他們的時間、他們的享樂、他們的社交，全部皆為了處置他這幾億。

正因為觀察了他們這種生活情態，我才知道為什麼不少人（雖未必多，卻仍不少）包括我，不羨慕有錢人。

某甲坐了飛機回到台北，與他的醫生約了，談一談健康。因為他意識到他的有錢，於是不甘心身體活不夠。活多些，不是為自己，而是為自己的富。除了醫生，還和兒子開會，算是料理某塊地產，同時儘量避開稅。再與前妻講定某件協議。他剛發現了一家大飯店，他樂意入住，又聽說了一家高級餐館，他準備考察一或兩次。便是在這家餐館的飯桌上，我發現了有錢人的一小部分過日子內容。

席間他接電話打電話說的事項，他談及近日在國外遊歷的觀感，又問到「何時要再去京都，若湊巧，我想同遊」，見餐廳女經理談吐不俗，更多搭訕了幾句，再加上這一頓飯裏面菜餚的諸多話題，總之，我愈發篤定這位有錢人日子過得不好。

他看似每天都在花錢，都在享樂人生，都在發展玩的情趣與精雅度，實則他的腦筋皆在醞釀如何賺下一筆大錢，皆在忙於規劃，忙於布局。他的玩，只是維持一個外觀，只是洗腦自己：「我是多麼的懂得享受。」（所以我才是一個成功的生意人啊！）

甚至他是花上一輩子的才華在鑽研賺錢（如同武俠人物在鑽研武功一般）。所有他的敏捷才思，思的是錢。所有他的風趣談吐之富極創意，談的是錢。有的女子欣賞他，傾倒於他，但交往了一陣子，他漸發現女子對他的錢有過多的關注，便開始疏遠。

所有他的精於穿著，穿的是錢。所有他的精於吃食，吃的是錢。他並不穿衣服，他穿錢。他並不吃飯菜酒水，他吃錢。也難怪某次一大夥人在席間談某些沒有名氣的衣服、與沒有名氣的食物，他一點也搭不上腔，頓時感到無聊之極。

所有他的廣博見聞、深遠遊蹤，其豐富吸引人、其繁華令人羨者，但全部仍是圍繞著他最心繫的錢。他以這些罕有的經驗（如深入非洲蠻荒、住在土人搭的土胚草棚之高級旅店），終只是闡述他賺錢的優異度。而不是享受他的非洲深刻旅遊。毋寧更像是：為了說明他賺錢委實太成功了，故而更要到非洲受一受蠻荒跋涉之苦。

這種賺錢哲學，竟是有些自虐快感似的。

(作者為作家)
